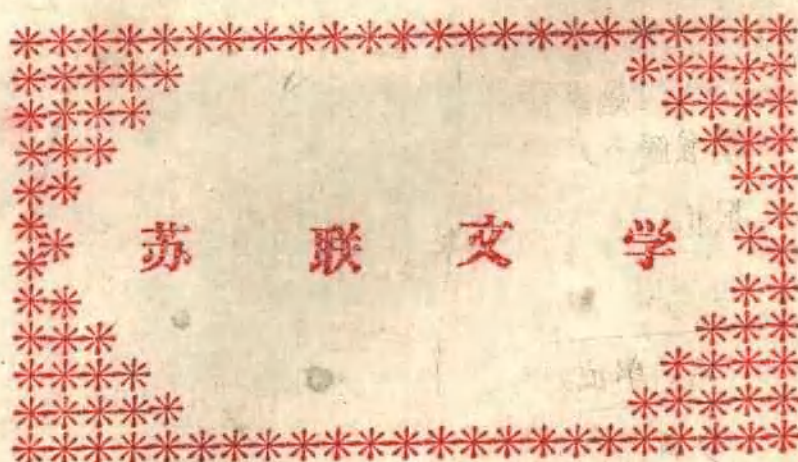




苏联文学

中文系研进班用

苏联专家柯尔尊编

交流教材 請提意見

未經校訂 仅供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交流教材

1957~1958学年度第二学期

第二十一讲

柯尔索

A. H. 托尔斯泰 (1883—1945) 的创作

讲题：“苏联政权建立以前的A. H. 托尔斯泰的创作”

本讲参考书：

1. B. 舍尔宾娜 A. H. 托尔斯泰，简史传记，第二版，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
2. B. 舍尔宾娜 A. H. 托尔斯泰 或俄罗斯苏维埃作家一书中，国家儿童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

讲授提要

1. 引言
2. A. H. 托尔斯泰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生活和创作。
3. A. H. 托尔斯泰侨居国外的时期。

1. 引言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不注意他的创作就不可能对苏联文学获得正确的概念。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创造了许多具有各种各样的体裁的优秀作品：描写当代生活的长篇史诗和历史长篇小说、戏剧、短篇小说、特写、诗歌、抨击文、儿童故事、电影剧本、和童话等。在所有这些作品当中，托尔斯泰显露出自己是一个最有天才的语言大师，现代和古代俄罗斯语言的出色的精通者。

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按照出身和社会地位来说，托尔斯泰在过去是一个贵族。他的家庭属于贵族阶层。托尔斯泰自己受到了这个阶层的一切偏见的熏染，~~这不但~~也限制了他的世界观，导致了他对伟大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时期里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但是，虽然 A. 托尔斯泰遭受了一些挫折和有过很大的动摇，他仍然割断了一切旧的联系，抛弃了旧的观点，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承认了十月革命并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伟大代表之一。

A. 托尔斯泰在自己五十诞辰的时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如果没有革命，那么，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也只会从事于一种革命前的平凡作家的那种鄙陋而毫无兴趣的活动而已。作为艺术家来说，十月革命给了我一切。在十月革命前十年里我的作品有 4 部散文，在最近 15 年里我写了 11 部最出色的作品。

在 1917 年以前我不知道为谁写作（那时我的著作的出版量最多也不过每年 3000 册）。现在我感觉到有活生生的读者，我需要这样的读者，因为他使我丰富起来，同样，他也需要我”

（A. H. 托尔斯泰全集，第 13 卷，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第 494 页）。

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心驱使作者把自己的才华都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帮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苏维埃爱国主义者。在 A. 托尔斯泰的创作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联系和继承性。K. 费定说道：“在苏维埃时期里的最先进的俄罗斯文学作家当中，托尔斯泰是一个最杰出的和才华惊人的人物。他的作品没有与任何人雷同的地方，但同时又与我国十九世纪的不朽遗产有着微妙的显明的联系，他从过去时代里所取得的那个金色的线，用最纤微的毛发，把他引向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莱蒙托夫和普希金”。（1945 年 3 月文学报）。

A. 托尔斯泰的天才之所以得到高度的发展，乃是与他掌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说有关的。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作家才能有这样不朽的著作，如苦难的历程和彼得一世当中成功地描写出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他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艺术家，A.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有力地反映了俄国的历史命运，描写了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并以一个勇敢、严格和充满热情的艺术家的敏感心，在巨大的社会改造的背景上来揭示出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些人，首先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的复杂的变化过程。作家很细致、坦率和社会地描写了旧社会的这一部分人如何靠拢苏维埃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从事创造性工作、接受积极的热火朝天的生活和获得真正幸福的情形。A. 托尔斯泰的创作的这一方面在现在说来是具有迫切的意义和很有教益的，因为现在之各人民之去国家里都正为挽救旧知识分子，使其不至于作“内部亡命者”而争取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改造他们而进行斗争。

2. A. H. 托尔斯泰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生活和创作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生于萨马拉城附近的一个不大的草原庄园上的地主家庭里，这个庄园是继承属于他的母亲的后夫A. 波斯捷洛姆的。A. H. 托尔斯泰的母亲和他的父亲——贵族团长——发生了决裂，因为不能忍受他的专横和虐待。

A. 托尔斯泰的继父A. 波斯捷洛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母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她写作了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在A. 波斯捷洛姆的家庭里，大家都很喜欢阅读民权主义的书籍。A. 托尔斯泰回忆道：“在我母亲的家里有几个大

家喜爱的人物：谢德林，波克拉克夫和纳德森。他们是我们的家里最喜爱的作家，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波克拉克夫”。

A. 托尔斯泰从幼年起便读了很多的书。他对于外省的破产贵族们的生活的熟悉，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地主们横行霸道，而农民则永远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使这位未来的作家终生不忘的是在那荒旱的年代（1891—1893）里人们和牲畜的死亡的悲惨图景。当时田地龟裂了，蔬菜很早便黄萎枯萎了。田野是枯萎的，焦黄的。在天边呈现着一片片的愁云惨雾，把一切都晒干了。

乡村房屋的屋顶被剥光了，上国的稻草喂了牲畜，有一匹奄奄待毙的牲口被阴坎带繫绑于屋子的横樑”。

A. 托尔斯泰在童年时代就经常和农民儿童一起玩，他很佩服农民儿童的机智、伶俐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必和农民交往，这使他更深刻地了解农村生活的各方面。根据A. 托尔斯泰的自白：当他在后来成为作家的时候，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帮助他去理解历史现实。他说道：“我想，如果我生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如果我从小就不懂得千百件东西——草原上和被人遗忘的村子里的冬季暴风雪、耶稣诞节期、农舍、占卜、童谣、松明以及发出特别气味的烘谷室，那么，我大概不能这样来描写旧的莫斯科。旧的莫斯科的景象引起我的遥远的童年的回忆……历史文件使我的小说获得发展，而来自遥远的童年印象的味觉上与视觉上的感受，那些难以捉摸、难以叙述的微妙的东西，却使我所描写的东西有形有色。正是在这里，在祖国大地的气息中，在祖国的语言中（在这种语言里，字眼似乎具有双重的艺术意义——今天的意义和童年时代汲取来的、富于情感的意义），在那使人的味觉、视觉和嗅觉都感到亲切的字眼中，存在着民族的艺术。正是它们产生了真正的艺术”。

(水夫译：苏联文学史下卷，第26页)。

当A·H·托尔斯泰在15—16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写诗。但是当他父亲读了他的暮做诗以后，便严厉地批评他说：“简直和枯燥得致命”。于是他就停止写诗。

当A·托尔斯泰在萨拉托夫实科学校学习的时候他便大量地读书。在别林斯基的论文中“寻找安慰”，恩格斯关于爱情问题宗教的反动作用的问题，他幻想“为自由和真理而同心协力地行动”。他黄面而向善。1901年他进了彼得堡工学院机械系，这时他的社会观点还未形成。他回忆道：“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参加了学生的闹事和罢课，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担任过大学区领导委员。在1903年的塔山大教堂前面的示威游行中我险些被抛下來的碎石打死了，要在大衣里胸前的书救了我。”

不能不提的是1903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不屈不挠，特别是高尔基的在底层对年轻的托尔斯泰所起的强烈的印象。

1905年的革命运动影响了A·托尔斯泰，激起了他对沙皇制度的仇恨态度，加深了他对普通人民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同情心。这种情绪也在他于这几年所写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这些作品是：在大教堂广场上（特写）和许多诗篇，如远远的人们，无寸铁的人们及人民等。

但是A·托尔斯泰的革命性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这种革命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在学生中散布得很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稳定的民主主义联系着的。当人们对乌克兰主义的狂热态度冷了下来和反动势力获得胜利之后，A·托尔斯泰的观点便又动摇起来了。

1906年他醉心于象征主义，和放浪不羁的艺术家们搞在一起，特别是他加入了神秘主义者B·Я·伊凡诺夫的小集团，深

在阿波罗、天秤和野玫瑰年报里发表了许多新诗。他当时的笔友有A·别雷依，K·巴尔蒙特，B·勃柳索夫，中·索罗古布和其他的颓废派的白昼。

1907年，A·托尔斯泰的横傲象征主义的诗集抒情诗出版了。象征主义者怀着兴高采烈的拥护心情来欢迎这一诗集，但是作者本人却很快就对象征主义美学感到了失望，他从这组诗到的是“只是一些幻象”。青年诗人转向了民间口头诗歌，1911年出版了新的诗集在蓝色的河流后面，虽然在这本书里强烈地表现出它是在做效民间歌曲的风格（受B·Я·伊凡诺夫，A·列米卓夫，M·沃洛茨基等人的影响），这已经是向前迈进了一步。难怪作者早在1944年谈到这本书时写道：“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抛弃它”。真的，在书里表现出作者是很熟悉俄罗斯民间口头创作的，他从童年早期起就懂得喜爱民间创作，虽然佔显着地位的是矫揉造作和横傲的风格，并且强调着唯心主义的论点。

但是A·托尔斯泰发现真正为人承认的不是他的诗歌而是艺术散文。190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古老的塔，此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森林中，天然食，哈里东诺夫斯克金子——这些是根据他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时所得到的印象写成的，他在那里作为一个未来的技术工程师在工厂里进行了工作。在这些年代里还写了一些其他的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没有予以发表，因为这些短篇小说有着颓废派影响的痕迹，不符合他的提高了的要求了。

在外国在作家的创作发展中出现了这些短篇小说竟像看，碧天色书本，那奥莫夫之死和在图列波沃一周。作者开始摸索他自己的道路，虽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必须克服颓废派的影响和横傲的风格，但是逐渐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日益巩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来自生活，来自非常熟悉的事实和现

象，这些是作者所力求体现的。按他自己的话来说，A. 托尔斯泰“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这是我母亲和我的亲戚们所讲的关于破产贵族的正在逝去和已经逝去的世界的故事。色彩鲜明、荒谬绝伦的怪人世界。（引自水夫译苏联文学史，作家出版社，第417页）在1909—1910年间战前年代，当俄国很快地变成半殖民地时，这些怪人是作为逝去的农奴制时代的色彩丰富的典型出现在我面前的。这是艺术上的发现”。

1910年出版了收入伏尔加外小说集里的短篇公鸡，说来，夢想家等，还有在老菩提树下。同年出版了喜鹊的童话集，这是根据童年的印象写成的，还写了长篇小说怪人的初稿。

191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病王子。A. 托尔斯泰坚定地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研究社会的重要主题，这就决定了他的成功。青年作家的最初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说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

1910年他写信给M. 柯秋宾斯基说：“我向您推荐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小册子——他的这些收集在一起的短篇小說一定会博得好评。看来，他将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家，一定错不了！”（引自沃特森译阿·托尔斯泰第5页）

1911年高尔基在意大利向社会主义党高级学校听众介绍A. 托尔斯泰时说：“他无疑也是个卓越的、有才干的、用残酷的真实描写现代贵族心理的颓废和经济的崩溃的作家。”（同上书第4页）。

同时颓废派批评界加强了对A. 托尔斯泰的攻击，它否定他的现实主义，他在描写贵族时的无情的真实性。A. 托尔斯泰不仅继承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和过去的某些作家展开了论战，有时采用了讽刺的口吻。在A. 托尔斯泰的描写中——贵族是没有头脑的人，爱好享乐，没有心肝的利己主义者，过着荒谬绝伦生活的混账无耻的人。他们自己以为

很好，很崇高，实际上——粗鄙的本能控制着它们，低劣而最起碼的人性都没有。

这些人住在破旧的庄园里，在古老的芬芳的菩提树下散步，玩赏着杂草丛生的池岸旁边的富有诗意的亭子。这一切在表面上很像屠格涅夫所写的庄园，但是毫不加以外表上的粉饰地揭示了地主的本色。A. 托尔斯泰说，他们今天是这样，从前也是这样。

短篇小说碧天色的书本描写了农奴制时代的一个插曲。“在剪平了的草地上——穿着天蓝色燕尾服的贵族在散步，在翻开一本碧天色封面的书本。他的种植时穿的长褲，脚上的新布一直拖到皮鞋上，从奶油色的燕背心下面露出了柔软得像牛奶皮似的，用土耳其毛巾做成的衬背心”。

懶洋洋的，装束时髦的贵族说了一段感伤的关于人生无常的独白，然后要求把年轻的女农奴带到他那里来，和她用法语进行了一番殷勤献媚的谈话，然后放蕩起来了。

过了一些时候当侍仆走进房来时，他看见了这样一个场面——“在窗子旁边的安乐椅上坐着农妇，在她膝头上坐着懶洋洋的软弱的贵族。”

他对进来的仆人使着眼色低声说：

“菲里曼，为什么要点灯，我们这里有月光哩”。

这就是过去的贵族生活的图景。他们穿天蓝色的燕尾服，读抒情诗，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则都是骯髒和討厭的。

贵族的子孫們更进一步走上了十九世纪古典作家作品中所描写的道德沦丧和堕落的道路。这就是A. 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小公鸡里的骑土军官，好色的胆小鬼尼古鲁什卡，短篇小说说米里的莱伯米哈依尔·卡明茨，俄罗斯人里的倒置的梦想家阿盖依·柯罗文怪人里的勃拉庚一家的怪人兄弟們，县城贵族代表木野卡。

那里莫夫的討厭和可怕的形象——一个有钱的地主，流氓和搗乱者，醉汉和放蕩的人，他使周围的人都害怕。他的整个一生是一连串的吃喝和搗乱的行为。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建筑了豪华的闺房，有一次他让他的情妇们都脱光了衣服，把她们弄到冰天雪地里去。他企图占有他的远亲维拉·霍丹斯卡雅，但是他没有成功。临死以前他决定恶作剧一番，在遗嘱中他遗留给她的（他的亲戚里的一个人）一笔很大的财产，使人仍然以为维拉是他的情妇。他不能在生前玷污她，他在死后却做到了。

在未舒卡·那里莫夫的行为和精神面貌的本身里作者强调指出了堕落、毫无人性的特征。这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在平时无事的日子就是这样：“——未舒卡，——未海尔·未海里契·那里莫夫——正穿着晨衣坐在窗口——；长着两撇往下垂着的长鬍子，他粗肥的脖子背后，三摞肉堆塑成波浪形，坐在那里，只要看见有哪辆马车走过去，总是要向着它鞠躬地皱起眉来的”。（引自焦菊影译，A. 托尔斯泰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册，第78页）。

这一个迫害者和暴行者的临死的形象更加令人討厭：“他的神色看来好可怕，肿得简直连一点人影子也没有了。他那秃光的头盖骨上，全都是搔伤，两腮咽巴子，像装满了黄奶油似的，又黄又肿，肿得把眼睛都遮起来，他那发着鼾声的鼻孔，差不多都瞧不见了”。（同上书第159页）。

未舒卡身上的一切人性的东西早已在他肉体死亡之前死光了。倒不如说这种描写更令人想起丑恶的野兽的面貌。

在中篇小说狄斯焦金历险记（1913—1915）里作家特别鲜明地表示出对贵族文化的否定态度。狄斯焦金是一个大商人，在交易所投机买卖中赚了六百万卢布。听说了他赏识的艺术家的劝告，他动身到衰落的贵族家里去收买一些具有特殊风格的像

具来会适地布置他的豪华的住宅，像果戈里的乞乞可夫一样，他遍访了贵族，深信他们是完全破产了，而且已经丧失了一切旧时的精神财富。在每一个地方都是贫困、破产、蜕化、耽溺精神的贫乏和不道德。落魄地主特尔金介绍拉斯焦金和聚集在晚会上的贵族们认识：“看——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一个泡在酒精里的婴儿，好不容易把事情暗中了结了，而这一个黑瘦的大鬍子——卡普斯逼着待看他的妻子，说老实话，不让她吃饱，他自己却和一个吉卜赛女人住在一起：您——怎么啦——又去看萨拉方诺娃吗？去年为了她您是准备到教堂去忏悔放荡行为的。而您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向别图霍维家的小姐们求婚呢？她们的父亲是从印度来做侍仆的阿拉伯人，患过麻疯病：看，她们脸上抹了多少粉。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对您说，在那里会给您一切东西，马、大地、像具茨把姑娘嫁给您作妻子——一切您都不要接受啊”。

接着，特尔金向拉斯焦金建议，为了钱他可以把自已同居的女人让给他。

“我曾想像地主的生涯是别具风格的，如人所谈，是诗意的”，——拉斯焦金苦闷地思索着。

地主们一个劲儿地去破产，一切好的东西——那只是在他们过去的生涯里才有，未来——充满着崩溃、道德和伦理的腐化。历史无情地遣散了这一衰落的阶级，A·托尔斯泰真实地描写了这一个过程，对这些人丝毫没有表示同情。A·托尔斯泰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是特别优越的，例如和M·蒲宁的现实主义相比较，蒲宁则是以同情和怜悯的心情，哀伤的情调描写了贵族的衰落图景的。

必须指出，A·托尔斯泰试图在他所很熟悉的贵族阶层中寻找正面主人公的形象。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长篇小说

病天子(1912)，于其中他歌颂了爱情的威力，它能使人根本改造。病天子——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公爵在过去是出色的军官，上流社会的游荡者。二流子。有一次他碰见了一位美妇人——莫尔文斯卡雅，就热烈地爱上了她，但没得着她的回答。由于伤心，他侮辱了一个军官，接着进行了决斗，在决斗中子弹射穿了克拉斯诺波尔斯基的眼。和莫尔文斯卡雅的恋爱毁了公爵，此后接着有了新的使他迷恋的事情——美丽的农女沙莎，以及他和地主女儿卡吉雅·沃尔卡娃的结婚。在欧洲蜜月旅行时，偶然看到了莫尔文斯卡雅，他就出发去寻找她，抛弃了年轻的妻子。

经过了若干时日，花掉了所有的钱，变得破罐可憐，他到卡吉雅那里去请求宽恕。卡吉雅的父亲迫使公爵跪着从自己的庄园离开到妻子的庄园，公爵这样做了，因为他懂得，只有妻子的爱才能拯救他，他在世界上再没有别人需要他了。

卡吉雅·沃尔卡娃的纯洁、光耀的形象特别吸引人，她是县城里第一名美人。A. 托尔斯泰特别善于描写近似屠格涅夫笔下的妇女的形象。卡吉雅就是这样的人，她的肖像是以惊人的真实性描写出来的。“那个女孩子，全身穿着白色。她的草帽放在膝上，两条褐色的辫子缠在头上，太阳照过大遮阳伞，在她那虫长一张孩子气的小咀的骄傲而又美丽的鸭蛋脸上，射着一道玫瑰色的光（同上书，第199页）”

A. 托尔斯泰企图将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变成革命者，老战士的参加者，但这是多么和他的内在精神面貌相矛盾，因此作者删掉了小说的尾声，在尾声里是曾谈到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和卡吉雅的革命道路的。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平民知识分子、医生扎波特金的形象更为真实和重要的，扎波特金是一个具有民粹主义气质的人。

对农民的贫困情况了解得很深刻的人。

除了以描写破产地主的命运为主题的作外，还谴责颓废情绪，谴责对美丽的太女，神秘的波斯娜科姆卡的崇拜的一些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焦急不耐地等待着她的出现（多雾的一天，蓝色的奥布希）。

在这个时期写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的语言是精确和富有表现力的。作者成功地创造了鲜明的形象并根据事件的进程创造了诗意和画面般的背景。在描绘风景时流露了主人公的感情和心境，这样就对读者的想像力发生了影响。

A. 托尔斯泰看见和了解了地主制度的死亡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指出了这种制度的无能和畸形。因此他在描写地主生活的时候就把它写成仿佛是腐烂了的鱼的翅膀一样。

A. 托尔斯泰虽然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却很清楚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的必要性。在他的作品中，对于那逐渐增长的贵族之家的习俗的描写佔着很大的地位。下面便是他对日趋破落的贵族庄园的典型描写：“在书房地上的地板上乱撒了半俄尺长的小麦；橱柜、玻璃和墙板上都布满了一层很厚的尘土；在桌子上面有很多的老鼠的足跡”。一切都被灰尘遮盖住了。在他的短篇和中篇小说里内现了许多“损坏了的暖花房”，“破烂的房舍”，在屋子里面“大多数的窗子都钉上了木板”，房子的大门边“长满了杂草”。下面便是他在长篇小说怪人中对地主列皮耶夫的家的描写：“在列皮耶夫的家的一切角落里面都充满着潮气和愁苦。在灰泥墙上到处都钉满钉子；在沙发和宽大的圈椅上摆着一束束满是灰尘的画片、像片和书籍；在沙发和圈椅下面摆着许多新死了的猫子。在另一些房间里的窗户是永远关闭着的，里面布满了蜘蛛网，阴暗无光”。

一切(过去的、贵族之家的)都是发着腐朽的气味,到处笼罩着凄凉和荒蕪的景象。

作者抱着这样的认识和情感来描写的奇异的自然风景,还更为有力地强调出了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家 and 那里莫夫家人们的空虚和渺小,“名门”贵族,奸作空洞计划者和失去理性的老怪物们的罪行和丑行。

贵族之家破灭的主题也包括在 A. 托尔斯泰 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剧作中——剧本拉乌洛夫斯基的日子(1912), 暴徒们(1913)等。他在这些作品里从许多方面再重复了,我们从他的散文作品中所已熟悉的那些形象和情势。作者对于爱情的改造力量特别注意,认为它是能使他的离开生活舞台的主人公回到生活中来的唯一力量。

这一切作品已彻底包括了关于回忆伏尔加河彼岸的地主们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生活的材料。A. 托尔斯泰 在写成了怪人和病天子之后,据他自己承认“就开始辗转不安起来,——我寻求主题,风格,力图观察生活,但是要作效果地观察,我是既还没有经验,也缺少适当的工具——我结束了回忆——然而我还不能感觉到现代事物,还不会描写它”。在这里表现出 A. 托尔斯泰 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脱离劳动人民的生活及人民的解放斗争。

1914 年到来了,这一年是作家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他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报纸“俄罗斯新闻”的战地记者出发到前线去了。也正如当代的许多年轻的“除了文学沙龙之外”毫无所知的作家一样,他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人民的激情和愤怒之中,并看到了时代的精神”。A. 托尔斯泰 说:“在我面前展开了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个从窗口向大街眺望的旁观者了;我是处在生活的最深处,在我的面前已产生了一

个严重的问题，即用什么武器才能把大量的生活变成在艺术中的反映”。他在自传中回忆道：“我看見了真实的生活，我从自己身上剥掉了那件扣得紧紧的象征派的黑外衣，投身到生活中去。我看見了俄罗斯的人民”。（引自江树峰译阿·托尔斯泰第9页）。

接触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多次的到前线去，结识了许多新人——这就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智力眼界和生活经验，尽管他的世界观还没有根本地改变。A·托尔斯泰不了解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战争能够洗涤人心并使人高尚，以为在1905年革命时期中的磅礴力量，在战争中已找到了自己的实际出路。

同时，A·托尔斯泰彻底地明确了颓废派的无用，他同颓废派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坚持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在没有羽翼，夜的幻象，在港湾中，我不再要愁了等短篇小说中，在长篇小说叶戈尔·阿巴索夫（写于1914—1915年）中，作者揭露了象征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幻想的和破損的形象和语言。

从1914年到1917年，A·托尔斯泰也写了四个特写集，其中的一些特写——一个普通的人，在水底下养——都有着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它们往往反映了作者的錯誤观点。他描写了这次战争的人民性质，描写了“全民的统一”，描写了俄国人民的神秘性，甚至还倾向于沙文主义的思想。

A·托尔斯泰的以后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困难的和矛盾的。在他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改造力量之前，他的脱离创作危机的过程经常是动摇的和有错误的。

他热烈地迎接了191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这是“新世纪”的到来，相信全民幸福的可能性，号召“为了全民的幸福”

福“继续进行战争，坚决地谴责了那些曾作过反革命幻想的
知识分子（短篇小说慈悲！ 带夹鼻眼镜的人，1918年）。

这时所发生的事件的伟大意义推动着A. 托尔斯泰研究俄
罗斯的过去历史。在革命的暴风雨日子里他转向了彼得大帝的
时代，力图了解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俄国人民的性格特点。作
家研究了彼得时代的档案文献，探究了十八世纪俄国的深刻奥
义。他写道：“突然间，我的不坚固的小舟从看不透的迷雾中
划到了光明的水面上——我看见了，感觉到了，触摸到了：俄
国”。A. 托尔斯泰的头几个短篇历史小说，第一批恐怖分子，
震撼，葬礼，以及一个不大的中篇小说彼得的日子就是因这种
丰富的，有力量的语言写成的。

A. 托尔斯泰在革命以前和革命年代中的创作，都是有关祖国，
俄罗斯的主题。但是有许多东西，如它的以后的命运，革命
的性质等，都依然是他所不理解的。革命在他看来只是一团
混乱。正如叛坏了许多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一样，革命也以自己
的严酷性、气魄、流血、战斗的残酷性吓倒了他。关于俄国人
民的以前观念被破坏了。

作家不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想独自理解事件的意义
未能成功。1918年秋天A. 托尔斯泰到了乌克兰，而从那里又
过奥得萨到了巴黎。

3. A. 托尔斯泰在外国侨居时期的创作

A. 托尔斯泰写道：“侨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段
时期。在那里，我明白了做一个流亡者，做一个离弃祖国、不
足轻重、毫无益处、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的滋味
了”。（引自江树峰译阿·托尔斯泰第12页）。

A. 托尔斯泰走过了“全部坎坷的苦难历程”。他悲痛

地写道：“在白党和红党的严酷斗争时代，我是站在白党方面的”。

但尽管如此，阿·托尔斯泰并不像梅列日科夫斯基、古比乌斯、巴尔蒙特和其他的反革命流亡者，自己的以前的朋友那样，他们在革命之后都怀着切齿的仇恨写了一些诽谤苏维埃政权、俄罗斯、自己人民的作品，而托尔斯泰则是诚心地希望了解已完成的革命的实质和知道俄国的以后的命运。

A. 托尔斯泰在1918—1923年间的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他的幻想和探求，对于当代和历史上的根本问题的深入的思考。在这个时期里他写了一些作品——自传体的中篇小说尼基达的童年，混乱时代的故事，长篇小说两姊妹，科学幻想长篇小说艾达，几个关于亡命者的短篇小说——在哈尔卡岛上，在巴黎暮夕。

尼基达的童年——是一部绝妙的自传体的作品，它可与阿克萨科夫的外孙巴戈罗夫的童年，列·托尔斯泰的自传体的三部曲，高尔基的童年相提并论。A. 托尔斯泰关于自己童年的这个中篇小说是在对祖国极端爱恋的时期中写成的，那时，过去的情景、父亲的家宅、童年时代的朋友们，那一些农民儿童——米什卡·卡良舍诺克，斯杰潘卡·卡尔纳乌什金等——的形象都特别有力地活跃起来了，吸引住了他。这个小说揭示了一个儿童在贵族庄园上成长的过程，很巧妙地描写了他的心理、求知的愿望，刻画了回忆起的俄国大自然的景色。从这个中篇小说的篇幅上，想起了离开了祖国的人的优美形象，而祖国在庄严地号召作家回到自己的怀抱中去。

我们在这些年代中的每一个更有重大意义的作品——长篇小说两姊妹（开始写于1919年）中可以看到深刻的和明显的对理解事件意义的愿望。对于这部小说我们不来多谈，因为后来